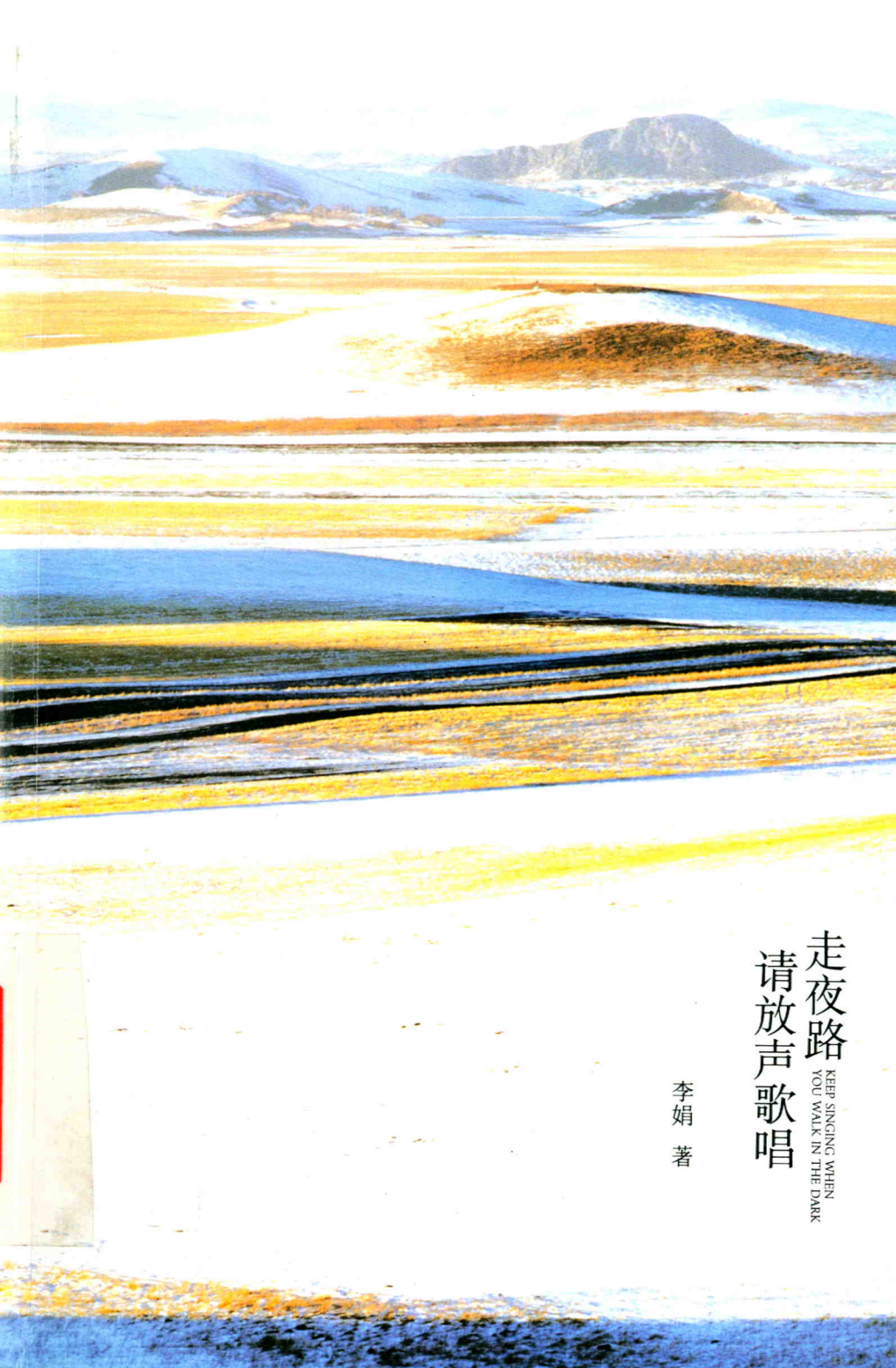




走夜路
请放声歌唱

KEEP SINGING WHEN
YOU WALK IN THE DARK

李娟 著

走夜路 请放声歌唱

KEEP SINGING WHEN
YOU WALK IN THE DARK

李娟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78527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最前面的话

这本书里的文字是从2002年以来，自己贴在一些文学论坛里或博客里的文字中挑选出来的。虽然它们大都是在线的一时之作，但我珍爱它们。它们契合着这些年来每一个“此刻”的我的真实心意。

这些文字都与记忆有关，讲述“童年”、“成长”、“青春”、“改变”以及种种“瞬间”的事。事实上，我的记忆无依无靠——总是东奔西跑，为了跑得轻松一些，一边跑一边抛弃。至今孑然一身。我没有儿时穿过的一件旧衣服，没有旧照片，没有旧书，没有刻着名字的旧家具，没有生活多年的一间老屋，没有不曾拆迁的一条旧街道，甚至没有稍稍维持原貌的一个旧城市，没有几个旧熟人……似乎找不到证明记忆的任何证据。但是，我有这许多的文字。我有写这些文字的热切和耐心。我写出它们时，总是心怀种种沉重的渴求，总是不写绝不能释然。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不知别人撬起生活的支点都暗藏何处。但对我，可能就是文字吧。我总是借助文字，在每一个“当时”打开道路，大步走出。又借用同样的文字，在每一个“后来”沿路返回，看清自己。

我凭一时之兴，把这些文字贴在网上，并得到了丰富的回应与帮助。这又是我的另一份收获。如果不这样的话，孤独的、随波逐流的

写作也许会越走越偏狭、越走越黑暗。谢天谢地……我接触网络较晚，并且早在接触网络之前就已经出过一本小书，发表过一些文字。但我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写作其实是从网络开始的。因为之后的体验更为开阔、坦诚。之前则低暗、无助。我深深地依赖这种即兴的写作，这种自然而舒适的渲发。虽然网络也带给了我许多烦恼，但它已经成为我无法彻底离开的一个广阔自由的沟通世界，一种习而惯之的涉世工具。我想，今后的自己还会有更丰富、更重要的文字在网络里诞生、累积。

总之，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些文字，一本书。

谢谢你读它。

李娟

2011年9月

目 录

最前面的话

I 阿尔泰的大棕熊

北风呜呜地吹，你像是深深地钉在冬天里的一枚钉子。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3

夏天是人的房子，冬天是熊的房子 6

深夜来的人 9

晚餐 15

回家 27

到哈萨克斯坦去 31

我饲养的老鼠 38

访客 40

邻居 42

II 陷落在生命里的岁月

你永远坐在那里，面对一切，记忆完整，汹涌似潮。

冰天雪地中的电话亭	47
小学坡	53
十个碎片	61
户口和暂住证的事	74
外婆信佛	81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丢了	87
报应	92
妈妈说	108
魔羯座小贝	111
菟丝花	113

Ⅲ 我的星球

在戈壁滩上，只需一棵树，就能把大地稳稳地镇在蓝天之下。

我爱逛超市 117

我梦想像杰瑞那样生活 121

植树 123

没有死的鱼 126

李娟所在的星球 128

看了《凿空》 132

最渴望的事 139

排练大合唱 142

2009年的冬天 144

IV 童话森林

这个清晨比你的美貌更寂静。

童话森林

151

最坚强的时刻在梦里

155

乡村话题

158

扫帚的正确使用方法

160

梦里与人生里

162

在网络里静静地做一件事情

165

十八岁永不再来

167

踢毽子的事

169

卖猪肉的女儿

172

V 给流浪的母亲

整面大地，都倾向你呼唤传来的方向。所有的河流，
都朝那边奔淌。

归来

179

呼唤

182

请不要一生不可停止

188

奇迹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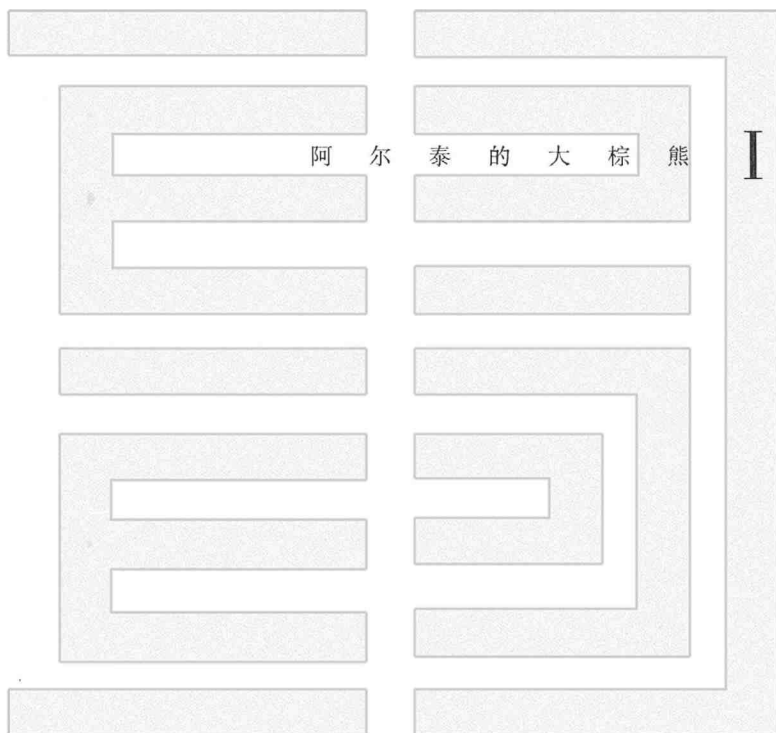
箱子

198

附录

摇篮曲

204





北风呜呜地吹，你像是深深地钉在冬天里的一枚钉子。

走夜路请放声歌唱

在呼蓝别斯，大片的森林，大片的森林，还是大片的森林。马合沙提说：走夜路要大声地歌唱！在森林深处，在前面悬崖边的大石头下——你看！那团黑糊糊的大东西说不定就是大棕熊呢！大棕熊在睡觉，在马蹄声惊扰到它之前，请大声歌唱吧！远远地，大棕熊就会从睡梦中醒来，它侧耳倾听一会，沉重地起身，一摇一晃走了。一起唱歌吧！大声地唱，用力地唱，“啊啊~~~”地唱，闭着眼睛，捂着耳朵。胸腔里刮最大的风，嗓子眼开最美的花。唱歌吧！！

呼蓝别斯，连绵的森林，高处的木屋，洗衣的少女在河边草地上晾晒着鲜艳的衣物。你骑马离开后，她就躺在那里睡着了，一百年都没有人经过，一百年都没有人慢慢走近她，端详她的面孔。她一直睡到黑夜，大棕熊也来了，嗅她，绕着她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时远远地有人在星空下唱歌。歌声越来越近，她的睡梦越来越沉。大棕熊眼睛闪闪发光。

夜行的人，黑暗中你们一遍又一遍地经过了些什么呢？在你们身边的那些暗处，有什么被永远地擦肩而过？那洗衣的少女不曾被你的歌声唤醒，不曾在黑暗中抬起面孔，在草地上撑起身子，循着歌声记起一切……夜行的人，再唱大声些吧！唱爱情吧，唱故乡吧。对着黑暗

的左边唱，对着黑暗的右边唱，再对着黑暗的前方唱。边唱边大声说：

“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夜行的人，若你不唱歌的话，不惊醒这黑夜的话，就永远也走不出呼蓝别斯了。这重重的森林，这崎岖纤细的山路，这孤独疲惫的心。

夜行的人，若你不唱歌的话，你年幼的阿娜尔在后来的所有清晨里就再也不能通过气息分辨出野茶叶和普通的牛草。你年幼的阿娜尔，你珍爱的女儿，她夜夜哭泣，她胆子小，声音细渺，眼光不敢停留在飞逝的事物上。要是不唱歌的话，阿娜尔将多么可怜啊！她一个人坐在森林边上，听了又听，等了又等，哭了又哭。她身边露珠闪烁，她曾从那露珠中打开无数扇通向最微小世界的门。但是她再也打不开了。你不唱歌了，她一扇门也没有了！

要是不唱歌的话，木屋边那古老的小坟墓，那个七岁小孩的蜷身栖息之处，从此不能宁静。那孩子夜夜来找你，通过你的沉默去找他的母亲。那孩子过世了几十年，当年他的母亲下葬他时，安慰他小小的灵魂说：“你我缘分已尽，各自的道路却还没有走完，不要留恋这边了，不要为已经消失的疼痛而悲伤。”但是，你不唱歌了，你在黑夜里静悄悄地经过他的骨骼，你的安静惊动了。你的面庞如此黑暗，他敏感地惊疑而起。他顿时无所适从。

要是不唱歌的话，黑暗中教我到哪里找你？教我如何回到呼蓝别斯？那么多的路，连绵的森林，起伏的大地。要是不唱歌的话，有再多的木薪也找不到一粒火种，有再长的寿命也得不到片刻的自如。要是不唱歌的话，说不出的话永远只哽咽在嗓子眼里，流不出的泪只在心中滴滴悬结坚硬的钟乳石。

我曾听过你的歌声。那时我站在呼蓝别斯最高的一座山上的最高的一棵树上，看到了你唱歌时的样子。他们说：“唱歌吧，唱歌吧！唱了歌，熊就不敢过来了。”你便在冷冷的空气中陡然唱出第一句。像火柴在擦纸上擦了好几下才“嗤”地引燃一束火苗，你唱了好几句才捕捉到自己的声音。像人猿泰山握住了悬崖间的藤索，你紧紧握住了自己的声音，在群山间飘荡。我就站在你路过的最高的那座山上的最高的那棵树上，为你四面观望，愿你此去一路平安。

我也曾作为实实在在的形象听过你唱歌。还是在黑夜里，你躺在那里唱着，连木屋屋檐缝隙里紧塞的干苔藓都复活了，湿润了，膨胀了，迅速分裂、生长，散落肉眼看不到的轻盈细腻的孢子雨。你躺在那里唱，突然那么忧伤，我为不能安慰你而感到更为忧伤。我也想和你一起唱，却不敢开口。于是就在心里唱，大声地唱啊唱啊，直到唱得完全打开了自己为止，直到唱得完全离开了自己为止。然后我的身体沉沉睡去。但这样的夜里，哪怕睡着了仍然还在唱啊，唱啊！大棕熊你听到了吗？大棕熊你快点跑，跑到最深最暗的森林里去，钻进最深的洞穴里去，把耳朵捂起来，不要把听到的歌声再流出去。大棕熊你惊讶吧，你把歌的消息四处散布吧！大棕熊，以歌为分界线，让我们生活得更平静一些吧，更安稳一些吧……

OK，亲爱的，哪怕后来去到了城市，走夜路时也要大声地唱歌，像喝醉酒的人一样无所顾忌。大声地唱啊，让远方的大棕熊也听到了，也静静起身，为你在遥远的地方让路。

夏天是人的房子，冬天是熊的房子

在吾塞，一场又一场漫长的下午时光，我们在森林之巅的小木屋中喝茶。雪白的羊油舀进滚烫的黑茶，坚硬的干面包被用力掰碎，泡进茶水。泡软了之后，锡勺搅在碗里，慢慢舀啊舀啊，一口口吃掉。那么安静。风经过森林，像巨大的灵魂经过森林。敞开的木门外，森林在视平线下方。天空占据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它的蓝色光滑而坚硬。这时斯马胡力说：“这个木头房子么，夏天是人的，冬天，是熊的。”

六月，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驼队穿过森林，一路向上，向上，缓慢沉重地走着无穷无尽的“之”字。终于来到这最高处，这林海中的孤岛。夏天开始了！北上转场之路的最后一站到了！我下马徒步走完最后一段路，眩晕地来到山顶，看到去年的木头房子寂静地等在山路尽头，天空之下。夏天开始了。

斯马胡力把被大雪压塌的屋顶修好，换掉压断的柱子，我们七手八脚打扫地面，支起火炉，在地上铺开花毡，墙上挂好绣着金线银线的黑色盐袋、茶叶袋。卡西去山下远处的沼泽里打来清水，引燃炉火。夏天开始了。

夏天里，大棕熊又在哪里呢？哪怕站在最高的山顶四面眺望，也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卡西带我去森林深处，她指着山峰阴面的岩石缝隙说：

“看那里！熊的房子！”我爬上去，侧着身子凑向缝隙里的暗处，里面有巨大的哑默。大棕熊不在那里了，它童年生活的依稀微光还在那里。

我们生活在夏天里，大棕熊生活在冬天里。永远不能在森林中走着走着，就迎面遇到。后来时间到了，我们离开了吾塞。这时，遥远地方的一棵落叶松下，大棕熊突然感觉到了冬天。它爬上最高的山，目送我们的驼队蜿蜒南去。冬天开始了！

是啊，大棕熊，我们的木头房子夏天是给人住的，冬天是给你住的。我们用一整个夏天来温暖木屋，然后全都留给你。大棕熊，我们铺了厚厚松针和干苔藓的床给你，整整齐齐的门框给你，结实的、开满白色花朵的屋顶给你。你在寒冷的日子里吃得饱饱的，循着去年的记忆找到这里，绕着房子走一圈，找到门。你拱开门进去——多么安逸的角落啊，你倒头就睡。雪越下越大，永远也不会有一行脚印通向你的睡眠。雪越下越大，我们的木屋都被埋没了！你像睡在深深的海底……大棕熊，你的皮毛多么温暖啊，你的身子深处一定烫烫的。北风呜呜地吹，你像是深深地钉在冬天里的一枚钉子。你在自己的睡梦中，大大地睁着美丽的眼睛。

夏天是人的房子，冬天是熊的房子。两场故事明明是分头进行的，生活里却处处都是你的气息。大棕熊，我们睡着的时候，你也在身旁温暖地卧着；我们走在路上，你和我们不时地擦肩而过；我们跪在沼泽边，俯身凑上脸庞喝水时，看到了你的倒影。大棕熊，在吾塞的群山之间，你在哪个角落里静静地穿行呢？浑身挂满花瓣，湿漉漉的脚掌留下一串转瞬即逝的湿脚印。大棕熊，我想把我的红色外套挂在森林中，让它去等待你的经过，让它最终和你相遇。第二年我去寻找我的红外

套，在迷路的时候才看到它。那时它仍高高地、宁静地挂在那里……大棕熊，我快要流下泪来！我想把我的红外套挂在森林里，想和你站在一起久久抬头望着它。大棕熊再见！在阿尔泰茫茫群山中，围绕着我们的木头房子，让我们就这样一年一年，平安地，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